



馬克思 恩格斯
論 報 刊

馬克思 恩格斯
論 報 刊
PDG

11.5 1447
1

馬克思 恩格斯 論 報 刊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58年·北京

馬克思恩格斯論報刊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編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燕博西大石欄胡同25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71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內部發行

北京地安門外大街199號

*

書號:1995 開本:850×1168 $\frac{1}{32}$ 印張:7 $\frac{1}{4}$

字數:180,000 冊數:1—3054(3042+12)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價(5):0.60元

編 者 的 話

“列宁論报刊”出版后，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鼓励，同时有不少同志向我們建議，希望尽快地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报刊的指示和言論彙集成冊，从新聞理論研究和教学方面來說，尤其迫切需要这种参考書。因此，我們就提前編輯了这本书。

本書的选材，主要是依据已有中譯文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種著作和文章，也有很少的尚未發表过的中文譯稿。在編排上，为了閱讀的方便，我們按內容分为六个部分，这只是一种大体的划分，仅供參考。各部分文章的排列，均按写作時間順序。

本書編輯过程中，蒙“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把当时尚未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四卷等中譯文原稿借給我們，使本書能提前出版，并免去若干遺漏，在此表示感謝。

最后，恳切地盼望讀者給予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

一九五八年八月

目 录

第一部分：論宣傳与理論斗争

馬克思致盧格(1843年9月)·····	1
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摘录〕·····	5
馬克思：費尔巴哈論綱〔摘录〕·····	6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摘录〕·····	7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摘录〕·····	8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一書序言〔摘录〕·····	10
馬克思致施韋澤(1868年10月13日)〔摘录〕·····	11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摘录〕·····	12
恩格斯致奧·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摘录〕·····	13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書序言〔摘录〕·····	13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摘录〕·····	15
恩格斯致左尔格信(1886年11月29日)〔摘录〕·····	16
恩格斯致 Wischenwetsky 夫人信〔摘录〕·····	17
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編者序〔摘录〕·····	18

第二部分：报刊的性質、原則和任务

馬克思：“萊比錫总汇报”在全普魯士境內的查封·····	19
-----------------------------	----

馬克思：摩塞爾記者的辯護〔摘錄〕	22
恩格斯：大陸上的運動	32
馬克思：聲明	34
馬克思：1846年5月5日馬克思從布魯塞爾寄給波·杰·普魯東的信	34
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蓋的通告〔摘錄〕	36
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摘錄〕	38
馬克思、恩格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出版啓事	43
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摘錄〕	44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	44
恩格斯致倍倍爾(1879年8月4日)	45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布拉克等人(“通告信”(1879年9月17日—18日)〔摘錄〕	48
馬克思致左爾格(1879年9月19日)	49
恩格斯致倍倍爾(1879年11月14日)	50
恩格斯致倍倍爾(1879年12月16日)	52
恩格斯致伯恩施坦(1883年1月18日)	54
恩格斯：馬克思墓前演說〔摘錄〕	55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的信(1891年2月23日)〔摘錄〕	55
恩格斯致李卜克內西(1894年11月24日)	57
恩格斯致左爾格(1894年12月4日)	60

第三部分：論出版自由

馬克思：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	62
馬克思：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摘錄〕	90

馬克思：第179号“科倫日报”社論	134
恩格斯：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四世〔摘錄〕	157
馬克思：声明(1843年3月17日)	158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摘錄〕	158
恩格斯：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摘錄〕	160
恩格斯：給“北极星报”編輯的第三封信〔摘錄〕	161
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 階級斗争〔摘錄〕	162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摘錄〕	164
馬克思：致“每日新聞”的編輯(1871年1月16日)	165
恩格斯：卡尔·馬克思〔摘錄〕	167

第四部分：論新萊茵报

馬克思、恩格斯：“新萊茵报”編輯部的声明	169
恩格斯：維也納的攻击——維也納的叛变〔摘錄〕	172
恩格斯：卡尔·馬克思〔摘錄〕	173
恩格斯：論乔治·維尔特〔摘錄〕	174
恩格斯：馬克思与新萊茵报(1848—1849年)	174

第五部分：批判反动报刊

馬克思：“萊比錫总汇报”的查封和“科倫日报”	184
馬克思：好报刊和坏报刊	185
馬克思：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	187
馬克思：答“鄰”报的告密	191

馬克思：“科倫日报”的告密和“萊茵—摩塞爾日报”的論爭	195
馬克思：“萊茵—摩塞爾日报”	203
馬克思、恩格斯：报刊的意見与人民的意見	205
馬克思、恩格斯：法国的新聞欺騙	209
馬克思：英国的輿論	211

第六部分：論寫作

恩格斯：評亞歷山大·榮克的“德国現代文学講義”〔摘錄〕	217
恩格斯致大不列顛工人階級（1845年3月15日）〔摘錄〕	218
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5月27日）〔摘錄〕	219
恩格斯：論卡尔·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摘錄〕	219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變記〔摘錄〕	220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摘錄〕	221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一書導言〔摘錄〕	226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發展为科学〔摘錄〕	227
恩格斯：“資本論”編者第三版序〔摘錄〕	228
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政變記”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	229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摘錄〕	231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批判〔摘錄〕	231
附錄 馬克思和恩格斯报刊活动重要事件年表	233

第一部分

論宣傳与理論鬥爭

M 致 R*

1843年9月于克罗茨納赫

我很高兴，您已經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过去，而着意于未来，着意于新的事业①。那末，到巴黎去吧，到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absit omen!〔但願这不是不祥之兆!〕——和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必須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做到。所以我毫不怀疑，一切困难都能克服，困难之大我是完全知道的。

但是，不管这件事情能否成功，月底我一定要到巴黎去，因为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我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一点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

在德国一切都受到了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的时代来到了，极端愚蠢籠罩了一切，連苏黎世也要服从柏林来的指示了。所以事情愈来愈明显：必須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們寻找一个新的集合地点。我深信我們的計劃是符合现实需要的，而现实的需要也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滿足。因此，只要我們認真地从事，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① 指的是“德法年鉴”杂志的出版計劃。

依我看，內部的困难未必不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而且我指的还不是某种想象中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除了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别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

然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涉及到真正人类实际的实际存在的这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地注意另一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做我们批评的对象。此外，我们

还希望影响我們同时代的人，而且是我們同时代的德国人。那末請問，这该怎么着手呢？有兩種情况是無庸怀疑的。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这两者目前在德国正引起极大的兴趣。不管这两个对象怎样，我們应当把它們作为出發点，而不应当拿任何現成的制度，例如“伊加利亞旅行記”^①中的制度，来和它們对立。

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現而已。因此，批評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論意識和实践意識作为出發点，并且从現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終目的的真正现实。至于談到现实的生活，那末即使政治国家还没有自覺地充滿社会主义的要求，在它的各种現代形式中也包含着理性的要求。而国家还不止于此。它到处意味着理性已經实现。但同时它又到处陷入理想的使命和各种现实的前提的矛盾中。

所以从政治国家自身的这个冲突中到处都可以引出社会的真理。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論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見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範圍內 *sub specie rei publicae*〔从政治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所以把最特殊的政治問題，例如等級制和代議制之間的区别的問題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意味着降低 *hauteur des principes*〔原則高度〕，因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政治的言辭来表明人的統治和私有制的統治之間的区别而已。这就是說，批評家不但能够，而且應該接触这些政治問題（在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些問題是不值得注意的）。当批評家

^① 卡貝“伊加利亞旅行記，哲学和社会小說”1842年巴黎第2版（Cabet, «Voyage en roman philosophique et social». Deuxieme edition, paris, 1842）。本書第一版由卡貝在1840年分兩卷出版，書名是：“威廉·卡里斯达尔伯爵在伊加利亞的旅行和奇遇”，特·杜弗留譯自弗蘭西斯·亞丹姆斯的英文本（Voyage et aventures de lord William Carisdall en Icarie», traduits de l'Anglais de François Adama, par Th. Dufruit.）。

在指出代議制比等級制优越时，他就接触到了一大批人的实际利益。批評家把代議制从政治形式提高为普遍的形式，并指出这种制度的真正意义，也就使得这些人越出了自己的范围，因为他們的胜利同时也是他們的末日。

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們把我們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結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場結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們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結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就不是以空論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現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們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闡發新原理。我們并不向世界說：“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無謂之举”，而是給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們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識則是世界應該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願意与否。

意識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認清本身的意識，使它从迷夢中惊醒过来，向它說明它的行动的意义。我們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賦予宗教問題和哲学問題以适合于自覺的人的形态，像費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

因此，我們的口号应当是：意識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那神秘的連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識，不管这种意識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現。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認識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問題并不在于从思想上給过去和未来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們最后就会發現，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覺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

这样，我們就能用一句話来表明我們杂志的方針：对当代的斗争和願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闡明（批判的哲学）。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

我們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問題在于**懺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說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卡·馬克思写于1843年3月、5月和9月

(选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5—418頁)

* 馬克思致盧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摘錄〕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ad hominem〔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ad hominem〔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論的徹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証就是：德国理論是从坚决徹底廢除宗教出發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这样一个学說，从而也归結为这样一条絕對命令：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稅發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說：“可憐的狗呵！人家要把你們当人看哪！”

.....

哲学把無产階級当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样地，無产階級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沒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

哲学不消灭無产階級，就不能成为现实；無产階級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卡·馬克思写于1843年末——1844年1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
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461、467頁）

費尔巴哈論綱〔摘錄〕

（三）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說認定，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业已改变的教育的产品，——这种学說忘記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身是必須教育成的。因此，这种学說必然导致把社会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比如罗貝尔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改变和人們活动改变的一致，只能看作和合理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

（一一）

哲学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說明过世界，而問題却在于要改变世界。

由卡·馬克思在1845年春写就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
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社1955年版，
第402、404頁）

共产党宣言〔摘錄〕

……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終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而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其余無产階級群众优長于了解無产階級运动的条件、进程及一般結果。

……

人們的观念、观点、概念，簡言之，人們的意識，是随着人們的生活条件，人們的社会关系，人們的社会生活改变而改变的，——这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別深思才可了解么？

思想的历史难道不是証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質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么？任何一个时代的統治思想都只不过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人們說到思想能使全部社会革命化，其实这不过是說明在旧社会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会的原素，旧思想随同旧生活条件的崩潰而崩潰着罢了。

……

共产党人認为隱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圖是件可鄙的事情。他們公开声言：他們的目的只有用强力推翻全部現存社会制度才可以达到。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發抖吧。無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頸上的一条鎖鍊。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由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同写成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社1954年版，第21、27、41頁）

路易·波拿巴政變記【摘錄】

黑格爾在某處說過：一切巨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以喜劇出現。科西捷爾代替唐通，路易·勃朗代替羅伯斯庇爾，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的山岳黨代替一七九三至一七九五年的山岳黨，侄兒代替伯父。在霧月十八日事變再版的那些情況中，也可看出一幅同樣的漫畫。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這種創造工作並不是隨心所欲，並不是在由他們自己選定的情況下進行的，而是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情況下進行的。一切死亡先賢的傳統，好像噩夢一般，籠罩着活人的頭腦。恰好在人們彷彿是一味從事於改造自己和周圍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樣的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怯懦地運用魔法，求助於過去的亡靈，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服裝，以便穿着這種古代的神聖服裝，說着這種借用的語言，來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例如，路德換上了傳教徒保羅的服裝，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四年的革命依次借用了羅馬共和國的服裝和羅馬帝國的衣裳，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就只知輪流勉強模仿一七八九年的往例和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五年的革命傳統。正好像一個剛學會外國語的學生，總是在心裡把外國語言譯成本國語言；只有當他能夠不用在心裡把外文翻成本國語言，當他運用新語言之際不去想本國語言時，他才算融會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精通了新語言的用法。

在觀察世界歷史上這些召喚亡靈的魔法時，立即就會看出它們

中間的显著的差別。德姆連、唐通、罗伯斯庇尔、聖柔斯特、拿破侖——所有这些旧法国革命时的人物以及党派和人民群众——都是穿着羅馬的服裝和講着羅馬的詞句来实行了当代的任务，即摆脱旧时枷鎖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任务。有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長在封建制度基地上的封建头腦；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創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証有可能發展自由竞争，經營細塊地产和利用解脫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則到处扫除了封建的体制，为的是要給法国資產階級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創造一个符合时局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当新的社会形态剛一形成的时候，远古的巨人連同所有复活一时的羅馬古董——所有这班布魯特、格拉克斯、普布利古拉、护民官、參議員以及愷撒本人——就消失不見了。冷靜求实的資產階級社会已是把塞伊、庫森、罗亞耶—科拉尔、本热明·康斯坦和基佐之流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釋者和代表者了；此时它的真正的統帥已是那些商务帳房里的办事人員，它的政治首領已是头肥如猪的路易十八了。資產階級社会全然埋头于財富的創造与和平的竞争，竟已忘記古代羅馬的幽灵曾守护过它的搖籃。但是，不管資產階級社会怎样缺少英雄精神，然而它的誕生是曾需要过英勇行为、自我牺牲、恐怖手段、內战以及民族战斗的。在羅馬共和国典型般严重的傳說中，資產階級社会的斗士找到了必須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为的是不讓自己看見自己斗争的資產階級的狹隘內容，为的是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偉大历史悲劇的高度上。例如，在一世紀以前，在另一發展阶段上，克倫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就曾借用过“旧約聖經”中的詞句、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經达到时，当英国社会的資產階級改造已經实现时，洛克就代替了先知者阿娃庫的地位了。

由此可見，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贊美新斗争，而不